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滄洲塵缶編卷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南光晟

謄錄監生臣温廷鑑

滄洲塵缶編卷十三

宋　程公許　撰

記

寶慶府改建設廳記

皇帝御極之明年紀年寶慶制詔在昔潛躍之地命有司搜典故以聞邵陽郡得以寶慶名其府後二十二年升為軍節度至是長沙趙侯由著作郎兼户部郎官參汪淮督視軍馬行府幕議未及期以親老丐便郡上俞

其請若曰郃距京僻且遠爾父母國之比鄰也其往爲朕撫循其旄倪州境介潭衡控湖右地磽確薄民魯而勤穡事士愿而無異習侯留其易理始至諏洛利病簡節條目待之猶父凡之於子弟令行化洽人喻其心賦輸以時庭無留訟公暇周覽官寺位置卑狹率不中程度而黄堂爲甚丹堊漫漶楮柱欹傾楹柱蠹敗過者怵惕若將壓焉侯愕曰郡由偏壘升節鎮而饗軍之堂圮敝若此將何以飭侯度肅視瞻於吏民吾將擴大而更

張之合二邑歳入供上送使具有彛制而留州之數殆無以給用度前此堂寢之加葺園池之蔄有不亦艱乎哉吾聞之廡可以律衆勤可以集事儉可以無煩於民矧吾州阻山為國非通都大邑車馬馳騖之衝非公燕庖廚經旬朔間無爨烟約已節用是究是圖庶克有濟諜之掾屬信期會覈登耗節浮冗苞苴不以交鄰無名錢不入私府日積月累期歳而帑藏之儲有羨乃度面勢拓其尺度悉撤而更新之以廣壯革隘陋以輪奐易

廚撓堅密宏鉅可支久遠即比宣布條教延接寮吏平理訟訴及大賓客大宴饗始足以嚴等威之辨備禮樂之容問梓匠奚所取則選衆以募之渊右問章箇奚自致則計直以貨之士民胥吏以稽簿書營卒以供役使費錢米以緡計一萬有奇以斛計七百有奇司理參軍眉山楊辰應莅其事肅賔有館司饔有所以次繕治皆底於成惟麗譙及軍資公使常平等庫方將以餘力撤而新之侯以内艱不克受代解印組去參佐相與謀曰

侯之牧州也焦思以軫民瘼嗇己以裕公儲更造斯堂匪事遊覽將礱石求記於舊同朝程子而侯也棘心之疾方新士曹於程子有葭莩契侯意所屬盍介以請伻來以圖義不可郤聞之春秋之書新作譏不時也是役也僝工己酉之冬竣事庚戌之秋易故為新而不奪農時不傷民力刻辭紀事可無愧侯名輿字希周擢嘉熙戊戌進士第三人第文學行誼蔚然為時聞人乗一障萬山中治行焯焯若此一堂之建未足展才而營建顛

未弗可以弗志也乃大書而壽之石俾來者有考淳祐十有一年龍集辛亥夏四月吉日中大夫寶章閣待制新知婺州軍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眉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程公許篡朝請郎判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高斯得書并篆額

序

周鑑序

昔者孟軻氏嘗述夫子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葢列國皆有史官周天王爲天下共主禮樂征伐所自出焉得獨無紀載歟周禮春官之屬有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王五帝之書此即周史官之職也墳典達之四方人人得以誦讀故能長存於世周史不知何自散逸幾與晉乘楚檮杌偕泯没而無聞甚可惜也猶幸魯史經聖人筆削得與易詩書二禮並傳年月日之間加一王字所以示賞罰予奪非周天子不得專名曰魯

史實周史也書法謹嚴賴左氏傳旁採列國史詳記其事使後世沿事以求經不為無補然周自后稷基王業至文王受命作周武王克殷以有天下成康以守成繼統宣王以勵精中興平王東遷訖於季末歷三十四世享祚八百六十七年其間理亂得失散見於詩書六典大小戴記諸子百家之文可為萬世鑑者莫容勝紀惜未有博採精擇輯為一書以補墜典翼聖經者豈一代謨訓闡揚固有其時耶吾友宋煇彥祥幼嗜古及壯自

知命不偶時棄去科舉銳精典籍刱義例著成周鑑一書因系序之後先撫經傳之紀述研核同異斷以己見積二十年薈萃之功始克脫藁蜀罹敵難彥祥避地峩眉山中寢食與俱間關出峽届洪都探篋校所亡失借屋蕭寺杜門省記久之而成全書余時以少蓬直西掖移檄江右俾索本上祕府有司視為迂緩弗之省會出守宜春招彥祥館郡齋為裒札翰集小史抄錄移書達之部使者江公子遠子遠嘉賞欲轉以上閩留備乙覽

亡幾罷去彥祥以余悉其論著之苦匄爲序引記以永其傳竊惟三代有道之長周爲盛此無他仁之涵養也厚禮之維持也固而已行葦之序以仁及草木或以福祿言王通氏亦云周禮其敬天命茲其證也誠使文武成康之後子孫繩繩世守勿墜則召旻之詩安得隱然以池之竭矣不云自頻爲刺而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衛武公寧遽爲之戚嗟乎以古爲鑑可知興替彥祥此書之作所以爲萬世有天下者之戒意甚切也成周遠

矣即是編求之一得一失一理一亂如鑑對形萬古猶目前也彦祥眉山人先考君擢慶元丙辰鄒{應龍}榜進士第以文墨議論推重搢紳彦祥與兄光載熟聞過庭之訓常以所學質疑於鄉長老雁湖悦齋二李先生源委濬深其得之父師者蓋有自云淳祐四年歳在甲辰良月五日同郡程某序

送軍器監丞秦侯入覲序

安岳秦侯以儒學起家為二千石其為人碩大頎整器

識稱之文章自作一家體不為陳言理體密察而本以
寬恕由銅梁吏巴郡所至籍籍有治行會西垂連年用
師武備單弱敵兵全入天漢三泉武休潰卒相挻為變
侯以偏壘遏其鴟張列柵近郊意有憚而不敢肆逡巡
引卻鶩入他境武不足以折其暴誠不足以戢其偷爒
原炎炎寖不可遏閭井遂之民其孰不以巴民為天幸
而恨秦侯之施局於千里也會有詔起節度使儀同安
公于家授鉞專征督諸將合圍進擊不淹月妖腰亂領

併膏鈇鑕幕府上功簿安公愀然變色曰爪牙之衛而腹心之梗赤子於昔而蟊賊於今是孰使之然哉有告於公方變作之初秦侯嘗有意於招降之策矣人情不大相遠捨逆為順不過翻覆手間斯策果行禍不若是慘也既往何咎方來可圖世故多端人物滋夥有才若此不以白之吾君公之天下而私以為賡介之選於心獨無愧歟飛章籲天上領其奏詔以軍器監丞入覲士大夫交手相慶不但為秦侯一吐氣抑亦幸公道之獲

伸而蜀產之不遂終棄也重南輕北昔人有遠識謂爲分裂之萌邇年以來廟堂意忽遐外士之進用者落落如辰星不能獨當東南一郡憤氣鬱積天用疾威假時運之搶攘彰才具於艱棘而俟也首以瑰望爲蜀士名用之倡秋濤噴薄鼓枻東去延頸予登仙之慕拜手予三接之禱愛人以德者所不當爾耶公許嘗拜侯於成都再侍於武信望其容毅而温接其詞莊而裕退而歙然若有失已而充然如有得夫遇合之難自昔爲病或

失之於交臂或迷之於目睫然世固有一言之契不由
紹介而意氣相許者殆天授非人合也未同而言古訓
所戒然後學所以事長者不當援此以自晦敢誦所聞
請於侯侯其許之乎西南一面幸奪命於蛟涎改絃更
張未可中輟事有可否見有異同裁之以公雖怫何病
然上流之託以令揆昔其難百倍若非公朝推誠委任
使得以展布四體即諸葛復生亦無所措手昔威愍宗
公留守東京經理有緒異議中沮憤不得伸遂使王業

偏安中原淪沒遺恨千古言之痛心愚以為今日所當
鑒殘敵窮蹙相挺為變兩河山東雄傑𤨏起兵交始此
憂端日滋蜀自古以陸海擅名以天險立國今財殫兵
弱險為虛設變故繼扇人心易揺所當中外一心上下
併力往復可否協濟艱難如韓范以西事並命宣威陜
西河東之時范議增兵韓與之異杜富當國主韓抑范
而范意亦不以為忤也愚以為今日所當法倣以儉府
元僚入為中都官面對宸扆退謁宰相於政事堂安知

不以西事咨焉從容敷陳所以沃帝心贊朝算者取之胸腹如繭抽絲緯文經武何適非用蜀父母邦也言之可不盡乎公許少讀書知所趨向見有抱才藴識可期以古人者私竊企慕恨不為之執鞭聞之伯修張君嘗辱侯之譽以齒牙也於其行義不可以無贈詩不云乎我儀圖之愛莫助之請書以為送侯之序

送果州使君楊文叔赴召序

公許童丱粗省事侍儒林文人評當代人物閒有古遺

直曰老圃楊先生學粹行芳日光玉潔拱手問姓字不覺神悚形肅私願為之執鞭而生晚無由窺牆仞常怏怏為終身恨嘉泰癸亥始識今果州太守楊徽君於左綿郡泮知其為老圃之嫡子竊自以心語口此生何幸得端士為楷模而後喜可知也流風不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求如徽君父子一家後先相望譬之朱絃疏越清廟之遺音天球粹温有國之鎮瑞俗眼之所眩而俚耳之所愕獨何怪歟老圃以直言擢上第以廉平稱吏

師累辭旌招持節建閫謁有聲聞晚節不樂通訊權倅
白首卧家十餘年士論歸重以為范景仁劉器之一等
人也徵君胚胎先烈正直强毅得於生知輔以趨庭義
方之訓麗澤講習之功以名節行義為膏梁視軒冕金
玉如塵土先皇帝在御宣威大臣露章薦於朝一再命
名循牆固避會丹成鼎湖嗣聖訪落收攬耆舊協濟艱
難以徵君為賢有詔趣召徵君躍然投袂而起吾黨之
士一為公朝賀一為徵君疑公許曰不然凡出處去就

何常惟適於義而已晨門之吏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為
夫子譏荷蕢之夫以有心哉擊磬乎為夫子疑二子勇
於避世果於忘世者也聖人以利澤生民為心視天下
無不可為之時而忍於避忍於忘之乎不寧惟是公山
弗擾召佛肸召子皆欲往而子路不悅彼師友函丈薰
而炙之如由也勇於義尚不能盡知聖人之心則亦無
怪乎晨門荷蕢之流也已故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徵君行矣士大夫風俗一壞於嘉泰開禧之學禁再壞於嘉定之更化三十年間方刓為圓剛揉而柔波蕩風靡拱視天下事變之極如大厦之仆風雨漏舟之沉江湖猶且委曲遮護相與誦歌談笑若無事時其間毅然有特操能以忠言讜論為國家扶綱常於綴旒續氣脉於沉痼屈指中外落落幾何人徵君行矣直己以信其道至誠以盡其言陰極而陽剝盡而復安知夫不能牖聖君於一聽聞之頃乎雖然磨而不磷涅而不

緇惟至堅至白者能之堅白未至而欲嘗試於磨涅此滔滔者所以甘心乎磷緇而莫之悟也若徵君者其堅之至而白之至者歟昔逡巡而避今翩然而往徵君之於進退語默權衡之審矣道之行不行是則有命焉若徵君者其能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也決矣先兄伯剛父仲遜父於徵君為同年生其疇昔又從徵君遊故其贈行請以聖門出處去就之大義為士大夫釋所疑他日持斯文以證當知老圃為有子而其為知言也寶慶元

年九月日序

送前益部漕寶謨寺丞范公赴召序

始朝廷以江西范公戍安豐有異績擢守涪會尋改鎮嘉邸所至不待黔突至是持節將漕益部久駐踰六年中閒以備禦奏功璽書加賜顯秩由中秘郎拜太府寺丞陞寶謨閣恩寵赫奕同時乘軺車使西南者不逮也公感渥恩殫勞厥官久益不懈累疏請代詞旨懇切制詔入奏事公使蜀日久樂其風俗之媺教化之易以施也

時其喜怒哀樂而調適之剔其螟蝥稂莠而扶植之故惠利之洽於民者深民愛之若父母誠心之孚於士大夫者一士大夫尊之若師保父母之顧復而師保之振德不虞一朝之舍我而惸惸其無依也是以驛名之始至也其君子抃手以相慶其小民蹙額以相告其抃手以相慶也幸其功之見知而公之所施者溥也其蹙額以相告也畏二天之奪去而蜀之所庇者遐也人情不大相遠或欣或戚無非發於誠而厚於公者有質於其

曰予昔以文贄范公一見賞晤命掌記室旋擬爲左綿文學掾削牘論薦游談引重公之門多士雲滃而予則薦臺之隗也於公之行也將何詞以寬其小人之戚又何説以答其君子之望其薰炙公道誼歲月遠矣其明練靜密者不敢臆度論也其劬躬而惻民隱泛愛而别品流則未知與古人何如耳蜀自吏多故利在齊民取無遺算行齋居送公疇昔軫如傷之視而汲汲乎一分之寬不啻已之饑渴入對便殿必能爲上開陳圖所以

利其後岷峨悽愴未嘗一息不在公思慮間而尚奚戚乎雖然寛小民之戚也易而答君子之望也難今中外事勢沸渭紛紜如杭漏舟涉大川海飈起濤洶莫知所届而執事者未有深思碩畫為國家固基本排患難之道奏疏之傳四方類皆鈎摭微細苟以塞責免咎豈朝廷之大獨無一士諤諤昌言者乎習俗弊其前名位怵其後自非秉志剛強其不淪胥以溺者鮮矣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終其身忠文公十

九疏請建儲卧家百日鬚髮爲白此公之家法也大丈夫願忠於君不以官之崇卑二其志公由儒學超擢官不爲卑矣榮晝日之三接效朝陽之一鳴兹非其時歟其受知於公也厚感恩於公也深而所以期於公也遠且大倚廬銜恤竊慕昔人上書時宰論天下事而聲迹冗賤瘖不敢吐夫善類不常有有則天下之責四面至矣此其所以安聽其易者之無不言而期其難者之能盡言也憤懣感激因或者之問矢詞以答而書以爲送

行之序詩不云乎誰能烹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嘉定十七年二月日門人程其序

送制置閣學侍郎崔公赴召序

先是北敵乘勝奮長驅之師闖我三邊蜀口以不戒禍尤慘武休潰卒倒戈挺變既芟既夷民志未固上當宁太息亟命冬官侍郎五羊崔公以鈇鉞鎮益部入辭便殿玉音隱然蜀遠且陋民讐於多難惟是吏治臧否邊防緩急合六十四郡咸汝咨公頓首奉詔即日戒途始

公奮自孤遠遊膠庠擢名第以清忠端亮爲廟堂簡注立功立事藹有聲實龜鶴萬里未至而人已孚入境下車刑賞信必官祇厥事民無惰遊軍律以修吏姦以戢未期年治成制定會旬宣虛位公以便宜密旨往莅其軍旋有詔由侯對陞雜學士直除四川制置使邊不撤戍至是五年矣將驕卒惰怯戰而怙亂重以士大夫溺心功利之說不奪不厭民病謷謷訴天靡所公疇昔軫念於斯牽掣而莫得伸者一朝如轉圜石於千仞之山

決積水於千丈之堤民氣太和無憒不洩易諸將蒐練卒乘號令風采能使人畏而愛之其幸甚辱公深知於入蜀問士之初十乘啓行命執鉛槧從賓客後侍言笑於碧油之幕凡六閱月握吐接士則姬公旦夙夜匪懈則仲山甫諸葛亮之公道范孟博之清德羊叔子之方略凡異時想像於簡冊者幸薰而炙之請別轅門歸遭酷罰伏苴經以奉喪葬尚公之德宇焉依鄉音飛傳上有閔勞賜環之詔搢紳戀嫪介冑愕顧貫議於逵農甕

於畝昔公未來有銜莫吐公既來止如病得愈天胡忍此奪我慈母客有聞而諗之曰國家南渡今茲百年中原瓜分敵亡無日銀夏諸部不可以為援山東新附尤難於堅凝師老力殫隱憂轇轕此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況中外寒心於國本而儲極未正尚不能無疑於憂國者之懷論人才則軟熟者容鯁直者斥天下大勢危若綴旒而士大夫恬不知畏得如公數十輩坐廟堂主國論庶乎其砭鍼於斯世奚西南一隅獨能私其利哉

聞者愀然變乎色曰子之言諒矣雖然公之未專事任於全蜀也將佐之能否無所辨卒伍之功罪無所別户籍檢括鹽酒規羸營田屯田騷然椎剥威假於狐鼠冠竊於沐猴公之開府也髮櫛而苗薅之事聞於朝久乃不決夫去數汙吏難若拔山於公心寧不拂鬱於此使公而入贊樞軸吾知其決不能模棱兩端容容以取厚福也窅矣客聞斯言疑以質於其曰子獲私於崔公盍為訂其説其竊嘗聞之孟子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蓋時運有興替吾道有汙隆謂之命直道而行不可枉者謂之義君子信其在己惟義之從君子不謂命也公之心若權衡因物以見輕重不能爲物作輕重彼黷貨䊵民而莫知夫禍人刑之可畏者公固因民之怒執而付之有司矣網漏吞舟則有任其責者公心其何慊歟天祐國家錫公以康寧壽考使之儀刑百揆宰制六合則凡志士仁人爲吾君癙思而不得釋者吾將有望矣詩不云乎籊籊竹

竿以釣于淇豈不邇思遠莫致之某素鄙端憂聞公之去不得再拜以别懷恩未報望遠悽斷搔首秋風渺不知再侍之何日也嘉定十七年二月日門人程某拜手謹序

送新懐安使君度侯西歸成都序

浩齋先生楊公為益部詳刑使者忠厚欽恤事存大體公退引賔客人士與之講學漢嘉舊隷臺治郡丞合陽度侯與公為師友每請見談經析理往往卜夜不能罷

官滿當代上命為金堂守未及爪為揚公留七閲月江
風清暑扁舟至成都士與民咸惜其去客有聞而諗之
曰地方千里齒民版者不啻數萬丞貳郡政事任之專
非牧守比度侯何以得此於民也曰不然今薦紳之論
鮮不曰為州縣之難而為州縣之難不若為民之難男
耕女絲應縣官之須日不遑給憔悴困苦未有甚於此
時而為之上者方且掌握三尺假公以濟其私一有怨
嗟又從而讐之曰是有分焉如之何其不使民偶且戚

也侯之丞吾州也亦豈家至戶到人人悦之耶寛大樂易凡前後守將以慘毒為能侯從容贊決陰以義理化其悍强使之感愧而無所肆如斯而已矣余聞之憮然昔明道先生所居官每書視民如傷一語於左右常恐其行之有愧士大夫茍能一日用其力於斯則所謂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其慈愛之實固非外鑠而强為之也侯自丱歳讀伊洛書有所省入齎粮萬里請問於晦翁先生得求放心之一言由是而後充

其所知體驗力行卑思不舍今德益懋行益粹而歛然於懷翫索講求無一息之間斷自其與楊公游也志合道同神會心契其於一事一理格之至而發之審譬之水盈科而進燈加膏而光固亦理之常北風驛騷機不容髮懲羹吹齏之論滔滔滿天下而嫠緯隱憂則有大可寒心者愚以謂今日扶持國家之本在得民心得民心有道在革士大夫之心士大夫之心之蠹也甚矣誠使知味乎講學之樂致察乎義利之分移愛子孫之心

以愛民推為己之念以為國天下之事奚足慮哉以侯之博大純實其欲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蓋自以聖學為重任聲名暴白當有引類而進之者行將去是而羽儀天朝顧有以告於吾君起民病於沈痼導人心於公直壽國脉於無窮事在今日如拯溺救焚不可緩矣公許不敏承學於楊公之門且幸朝夕孱從侯游不鄙其陋以為可教演充養之義為之銘坐右觀省敢不求所以克私補過重拜侯賜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於其行請誦斯語為序以別嘉定八年六月庚子眉山程其謹序

送江油使君司令洪公赴名四川制閫項公入侯班引序

璧瓚瑚璉煇煌乎宗廟之美杞梓楩楠委輸乎匠石之門國有鉅人焉其寶器之府而異材之藪歟五羊崔先生之鎮蜀也其賓介皆一時選曰於潛洪公宣城孫公括蒼李公後一年而永嘉項公始至先生清峻威重居

今行古的躬而務博施密察而崇大體其為文章尤精勁雅健搢紳大夫造其門蹴踖惇悼斤斵於手絃縮於袖而四君子者從之游獨久而不渝大率人奮所長畢知無隱而言行皆以先生為準的故能情親若父子義重若師友殆天作之合非苟然也公許蜀之鄙人不自意一言之孚攜手而升之堂上退得與四君子者相周旋雜蒹葭於琬琰之林蓺艾蕭於蘭茝之徑光采之所照耀芬馨之所薰襲縱未能化而同退而察其私則亦

幸而不爲善類之棄也先生匪躬盡瘁拯蜀民於險阨至是三年餘矣治定制成奉詔入覲洪公守江油期月同賜命名而項公亦以通籍入侍班引舟自嘉陵銜尾下三峽獨孫李二君子以官守宿留未即去搴芳杜若之浦排雲蒼龍之闕志同而氣合蔚相扶而炳相輝鴛鷺歸倦仗之詩彰義主賓未得專媺於前也公許孫苦病羸壯志銷蝕千金敝帚拜貺於先生者厚矣游談引重曷敢復以累諸君子嘗竊自念洪公下筆妙天下而

屈與商論項公温雅有檢柙而辱為同年親喪未除銜恤丘隴離羣索居之感安得而嘿耶太史公有言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諸君子得先生而事之終身其為名也遠矣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驥尾蒼蠅千里可致先生抑有意乎顧從諸君子證之

北巖序

嶶學尚書弘農公授鉞鎮瀘以無事治暇日領客北巖

憑高四顧景與心會乃即仁祠之舊刱爲禪林左有五
峯連娟競秀作書院其下以來四方之游學者追漢忠
武侯遺志爲北定堂因山之崇卑搜奇扶勝壓以小亭
危榭覆苫鱗瓦簡朴幽雅而曠如奥如之境皆擅其妙
公許晉謁節下一再侍杖屨相徉觀覽每欲選義考辭
有所紀述而文不逮意間得數語隨筆抄記歸舟容與
乃能編綴爲北巖二十詠思荒語澁無以摹繪勝槩庶
幾萬一託不朽於名世如太虛賦黃樓云寶慶歲丁亥

重陽節前四日門人程其拜手謹序

送胡倪子仁序

杜少陵崎嶇戈戟間轉徙巴蜀箇成華諸子詩自訴其飢餓彌旬敝衣百結空堂日晚呑聲灑淚阨窮亦甚矣賴嚴中丞為結屋浣花溪上舉家始有棲託盧玉川洛師破屋數間怪辭驚衆韓吏侍時為河南令愧鄰僧之送米捐餘俸以助其祭祀自昔騷人墨客類皆拙於謀生而鉅公達官則不以傾身下士為憚風流相尚千載

猶可想見其高致也金華胡君子仁儁永書傳嘗以多
聞自列落落不偶則退而殫思於詩詩益工而家益貧
西山鶴山二君子盛稱道之負笈京都以明道明經明
學三論進闕下不報朝紳高其義爲白大尹延致三賢
堂戊戌七月颶風大作蘇堤之柳拔者十之三四有司
規以爲薪給酒人之須子仁曰不可此蘇公手植愛其
人而思其樹忍加之斧斤乎家餘良田二十畆走僕鬻
於鄉之大姓得錢緡課丁夫盡舉而築之綠陰界湖還

復舊觀身之寒餓不遑恤而懇懇乎惟蘇公芟葸之是謀人之迂乎仁者衆矣子仁方且移胡床嘯歌於清陰之下攬湖山穠秀於几席間休休自得不知其為迂也葯房荷屋蓀壁辛楣三賢之與儕而風月之與鄰子仁之取於世也能幾何而尚不容一朝寧其居嗚呼嚴中丞韓吏侍代豈無其人哉子仁之游道甚廣凡今之大夫士以勲業聲名暴天下者半為子仁之知已子仁奚旅瑣之病而不即以謀之乎子仁行矣鼴鼠之腹奚耗

乎河流鷦鷯之巢窦侵乎喬木然而湖滑三間之茅以燕以處於子仁不啻足矣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載歌此章豫爲子仁賀

送道傳姪補中國學序

吾姪道傳父以詞賦試中紹定元年類省附試待補生理舟入膠庠期以名業自奮先是道傳父之母太孺人孫氏歸我從兄貢士希文期年而嫠居夫死靡他父母不能奪道傳父自近屬入繼鞠育教誨以克有立郡太

守高其節義表聞於朝前後三奏始有旨命州縣長吏旌其門閭適道傳父補中當理舟東征宗族鄉黨榮之維聖朝表節義以勸風俗雖著在令甲而蒙被渥恩者實爲希闊之遭太孺人躬其艱而食其報可無愧道傳父謹佩慈訓篤志修名期無忝於所後斯可尚巳膠庠英俊之藪上國衣冠之會道傳父自遐遠遊其間所見者大所交者廣氣當益充學當益進文當益工令聞廣譽歸悅其親科級之華抑又其次也道傳父立志甚弘

不以己之一得為矜而惟以親之節義顯著為喜方將移孝於忠精行藝以荅聖天子教育造物當有以相其遠者大者於其行贈以詩而冠之以序

滄洲塵缶編卷十四

宋 程公許 撰

策問

試閣職策

問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方其文軌之同而聲教之無不被也庶土交正登載於禹貢之書串夷載路洋溢於周雅之詠奚必地險以為固而關塞以為阻乎然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素具於習坎之彖辭而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黄帝堯舜已有取乎豫備之義則因險以為守固天地自然之勢而先事以制變亦有國者之所不可忽者乎自今觀之裂土以封建王畿不過千里而君尊臣卑内中國而外夷狄分位森著民物無不適其安意者公天下而不以為一己之私故能長治而久安耶自小雅盡廢中國始困於四夷之交侵阡陌開井田廢罷侯置守合天下以奉一人富無倫貴無敵矣而天下之變常伏乎人之所不慮由秦漢而下以及隋

唐理亂廢興先後一轍然則先王公天下之意不亦思之熟而計之審歟我國家自建炎南渡事體適與吳蜀東晉同然孫吳不能并蜀蜀不能兼吳而荆州則三國交爭彼此未嘗全有其勝勢也東晉立國蜀境已不隷職方桓溫尅復旋得旋失終晉之世經理中夏落落難成天下大勢離之易而合之艱抑亦有數存焉苟人為之不周而一諉之於數可乎孔明之初見昭烈也首論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為用武

之國此特為昭烈畫取荆州計耳而異日蔣琬亦謂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則二相所見固畧同矣曷為而昭烈下峽為羽報讐孔明明知其不然而不以諫乃追悼於已死之法孝直乎魯肅吕蒙皆孫氏智謀之臣也肅欲撫羽與之同仇及蒙為之代遂欲急取羽以全據長江羽斃而南郡並為蒙有吳之形勢張矣然鼎足屹峙併力掎角之始謀不可復就蜀固失之吳亦豈為善計乎抑孔明

琬肅猶未忘驅馳於中原而蒙之志不過畫有長江以為守乎庾元規事晉以興復自任表其弟懌為梁州刺史鎮魏興翼為南郡太守鎮江陵陳䕫為梁州刺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巴郡江陽若有意連綴荆蜀而名浮才短妄意乎神州之圖石城未徙而邾城先陷則其所謂蜀弱胡强先有事於趙者無乃攻堅攻瑕先後之不審耶亮死而翼繼之戎政嚴明經畧深遠滅胡取蜀意向已定襄陽移鎮不為失策向使家國情事未至嬰

懐天假之年積穀繕軍克奮後舉詎知其不能取蜀以圖趙乎厥後桓温以雄材英略談笑取蜀如振槁遂由江陵襄陽趣武關别命司馬勲出子午道軍威之振前所未有然渡灞水而不至長安則温之失也秦堅之入寇也東西萬里水陸齊進而蜀漢之兵亦順流而下使非淮淝奏捷之神速則江左事力寧不艱於運掉由是言之吳荆蜀連衡之勢可全而不可虧可合而不可散也審矣雖然吳蜀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

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
猝謀此賈詡爲魏主慮也謝安桓冲江表偉才君臣和
睦上下一心未易可圖此權翼爲秦堅謀也據此而論
則立國雖以山川爲險而非人才以爲之用則地險其
可專恃乎今日蜀境已空而猶幸其未爲敵據荆州孤
立而猶幸其能爲我守然漢中門户久爲彼家計之儲
襄樊唉衿又爲彼蹈藉之久以今鑒昔猶可得而支綴
否乎夫孔明用一隅之蜀連歲出師而人不告勞不過

曰賞罰必信開誠心布公道顧雍遠不逮孔明亦能以江東數十郡抗全魏之師不過曰選用文武將吏隨能任使若夫王導寛和得衆歴事三帝備歴艱難而遂能立國江左者一百年謝安石以徳度鎮物處分素定從容應敵而終能奏捷淮淝克永晉祚大抵守邊禦敵雖託之疆埸之臣而制勝折衝當屬之廟堂之上事不素備謀不素講人才不素畜視敵之來去以為欣戚茍以之撑拄目前可也若夫扶顛持危而自任以天下之重

者夫豈無其道耶蜀將如關張龎統吳將如周瑜魯肅
志長命短天下重惜之而馬超黃忠趙雲費禕呂蒙程
普步隲甘寧輩皆智勇絕倫足以當一面魏延驍勇欲
以奇兵間道與大軍會孔明信用其說安知三秦之不
歸於漢而陸遜抗父子謂夷陵為國之西門如其有虞
當傾國爭之其精識遠慮卓然有大過人者何吳蜀將
才之富也夫古之所謂名將者要必挾才畧涉史傳臨
機料敵知彼知已而不但以一鬬為能事一勝為絕人

不然碌碌庸材扳起行伍而屬之以三軍之司命不亦殆乎哉古今同是天下也而人才之乏若此可不思所以作新之乎曹公破荆州下江陵有席卷江東之志迎拒之説未決周公瑾遽畫四策與劉葛併力破之赤壁之下魏使至吳張昭折其驕蹇使退而有江東將相豈能下人之嘆而鄧芝之為蜀報聘於孫氏也從容應答并魏之後王未識天命則戰爭方始專對之才若是敵情烏得而不攝國威烏得而不張而典午過江中外大

臣惟知厲兵秣馬爲禦寇之謀而未嘗啟口及一和字人心未泯於正理故能轉弱以爲强尚邊備不輯於平時狡謀輕信於黠敵以堂堂之中國而甘心爲讐人役曾是爲得計乎二君學自聖門思以才奮習孫吳韜畧以擢上第惟朱華𢓜置舍人之員阜陵所以寵異右科爲將帥儲材也掖垣給札邦有故常其以今日之事機參之方策之成敗條析派别明著於篇昔司馬德操有云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當在俊傑顧從二君

質其所以然有司當第以獻

試上舍生策題 己亥秋

湯之盤有銘武王受太公之戒所御器物咸有銘古先哲王明睿生知道德純備一動息一顰笑無非天理之流行而戒謹恐懼其嚴若此豈人心之易於弛雖聖人亦不可一日而忘其規警耶唐太宗以十漸不克終之疏列屏障以自省後世稱之曰賢君明皇以山水圖代無逸圖開元天寳之理亂以判敬肆勞逸一念之差信

可畏耶我國家自藝祖造邦欽重儒學太宗繼之益用
意於稽古禮文之事嘗書孝經勒碑於祕書監又自以
聖意製座右歌器真宗為之論所御玉宸殿儲經史八
千卷不雜他書仁宗在御歲久孫奭所上無逸圖揭之
講閣聖德光大謹終如始哲宗以呂公所纂尚書論語
孝經要義百篇書寫觀覽又用呂大防之奏圖仁宗三
十六事於坐隅高宗中天投戈講義而九經皆手書石
刻孝宗嗣服亦於清燕之所揭敬天之圖奕葉繼承心

法相授以至於我皇上甫登大寶即營緝熙殿髹漆金刻爲座右銘罷朝則御講帷閱章疏寒暑不輟一十六年於兹矣頃又摘六經之有關於天道者章分句析親御翰墨爲敬天十二圖製叙跋係其顛末步趨乎祖宗之典訓規範乎聖賢之格言仍命道山摹勒琬琰斯文之重天下之福也季秋吉日辛卯九筵移卜先期申警蔬食齋居言款清宮涷雨飄灑祼饗世室陰凝未舒逮羽衛導行玉輅趣駕雲翳一掃晴景四開都人駢首以

觀天仗之森嚴天顏之肅穆而後喜可知也丙夜禁門啟鑰臣工駿奔上端冕入就次月星明朗樂舞和愉穹示顧歆克竣熙事頒賀肆赦典儀備舉質以前三歲烈風雷雨之變異思成之慶寧易致耶豈敬天圖之作忱念孚格不專於犧牲玉帛之薦乎天人相與之際殆未可以私意測然以上之邃志典學豈今之寅畏而昔乃不然乎意者鼎雉申戒雲漢懼災天固以是啟商周之中興與不然陰晴轉移於翻覆手間雖父母之於子

訓告保惠亦不如是之懇惻也善言天者必有以證於人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舜之察天文以審己之當天心與否也二曜薄蝕五緯錯行日官所書殆無虛月則乾象之失其軌豈無其故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禹之治水以九疇彛倫之敘而成功也炎官甫戢海若加横隄揵衡决生民昏墊則五行之失其性亦豈無所兆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盈宇宙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君人者之責也旱魃肆虐飛蝗遺種近畿一稔幾出

天幸東浙薦饑寧無後憂則玉燭之不調得無有任其咎者歟春秋謂一爲元外吳楚而内中國小雅盡廢則吳楚交侵而中國微聖人之所憂也今敵既滅兵備不輯國威不張疆土日蹙則天道之助順何乃寂無其應歟雖然氣運之有盈虛物理之有信屈如前所述猶可諉之造化以俟天定至於人事之與天理參者抑亦有當議焉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今班序布滿簪弁森列若不乏才也而白駒空谷猶不免於金玉其音經營

四方或無預於出入風議則好惡之拂人性無乃枉直有未辨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今赦宥數頒寬恤有詔若不忘吾民也而中洲鴻鴈四境之流離莫救魴魚頳尾内地之根本日揆則載舟覆舟之可畏無乃思慮有未及耶洪範八政食貨為先今公私儲積匱於軍興而縣官之費用不為之裁損風俗之僭奢不為之限量楮幣日濫增錢不已銅鑞日耗銷毁莫戢節以制度豈無術以救其弊耶王公設險法象天地今襄漢形勢荒殘

日久淮蜀輿壤虔劉幾盡閫制角立遇敵而莫相為援兵將怯懦濫賞而未嘗加罰折柳樊圃將何策以起其弱耶天意之未孚者既如彼人為之未至者又如此反覆參驗則禋祀之饗祐固可以覘悔禍於上蒼而德政之有闕恐未足以銷咎徵於既往或謂上之篤意務學小心事帝非不恭且恪也而陰陽家所謂百六之數適相參會其交度也固有時九曜運行迭相盈縮其進退也自有序審如是則惠廸吉從逆凶如影響惟先格王

正厥事乃為虚語乎諦觀敬天之圖心畫謹嚴先後如一退朝燕坐聲色翫好决莫能為德性之移而道逆竊議尚有過於責難者皇自敬德要不必以人言為忤而益當以高明光大加之意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無徇其名而既其實則怨汝詈汝其有補於學問者不既多乎天不遠人隨念昭格聖學就將而不已聖德日新而又新易危為安用祈天永命豈不同此一機耶諸君詠皇化於辟雍之涯歷歲滋久菑畬經籍佩服禮義銖積寸

累由是而升堯舜君民乃無負於所學豈特區區為利
禄溫飽計哉其探索天人性命之源發揚帝王心法之
奥有可以匡世屯裨聖治者正學以言有司將拔其尤
以獻於上

箴

敬天圖箴

臣公許恭覩陛下尊御宸極十有六載究心
圖治食息靡遑退御緝熙尚以燕閒摘六經

之訓有關於省躬修行弭災兆祥者親御翰墨纂為十有二圖繫以聖製序跋揭諸殿幄仍命秘館摹刻堅珉會季秋吉辛肇禋重屋先期蔬食備整齋莊款謁道祖入太室祼陰雲閣雨綏我思成玉輅戒嚴羽衛森列晴曦穿漏塗潦以乾逮中夕皇帝入自崑崙素壁流空珠縡交粲天顏肅穆不懈益虔端冕危立以須拜貺辟公左右樂舞和懌望燎而退

班賀紫宸移仗御樓肆大宥於天下嘉氣布濩歡聲翕合較以歲丙申雷雨之興茲為慶成無疑矣嗚呼敬與肆一念之分而影響之不爽若是天遠人乎哉臣以卑鄙供職於著庭郎省被過誤之寵復使分直掖垣奎壁之光焜燿凡目而跪奉祝冊又得覩禮容之盛職在議論文墨責難陳善不當以菲拙廢用採虞人之遺意拜手稽首裁成敬天圖箴一

篇眛死獻之闕下寸忠𣝗𣝗望陛下以天戒之不可忽天庥之不可玩晝思夕惕致知力行拯天步之艱用祈天永命臣公許不勝拳拳伏惟睿慈俯賜採擇箴曰

莫高者天蒼蒼其色孰主張是以生以殖名之曰帝統御三極帝何言哉疇得而測何視聽自我民而降災祥在德王受天命作民父母民之戚休即上帝喜怒無曰不可俄而度監觀有赫無曰不可階而升不顯亦臨在

昔帝王允蹈斯理無一步而非靈承無一念而非顧諟惟時惟幾相儆於有虞之朝夙夜毖祀申戒於成周之世於穆我后亦惟鑒茲念天命之難諶永言保之垂拱御朝緝熙清燕一十二圖經訓之鉤纂百千萬言心畫之精贍以內省致其粹精以力行體其剛健嚴恭寅待於圭幣之執馨香豈專於黍稷之薦嗚呼惟命之申以德克配惟德之配匪學則怠載籍所傳成憲斯在自後世之道學不明而先王之心法斯晦祠官祕祝之除五

時路車之增孝文非不知秉心之祇肅夫何神氣集為
五彩玉杯刻曰延壽乃誤以譎詐為可憑美氣浮雲陽
之壇白雲出肅然之封世宗非不知備物以尊崇夫何
寶鼎神策之授白玉鏤牒之祕乃妄意於神人之通斯
皆悖經籍之訓惟異學之宗苟祭祀之黷奚祉福之蒙
我祖宗則不然酌情文而益損圜丘之柴燎有取乎郊
特牲九莛之禋享匪殫於公玉帶翼翼一忱洋洋如在
曾孫篤之十有六期被衮冕以見上帝五宗祀而一郊

祠往在丙申祼太室而景氣明霽胡烈風雷雨大警於登謌合享之際乃今歲秋謁清宮而霧雨慄慘胡壁月珠星輝映於壇陛陟降之宵得非遇晴而喜喜則肆而敬心弛敬心一弛帝動威而警之以抑畏因雨而懼懼則戒而聖心悟聖心一悟帝鑒觀而賚之以眷顧故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位乎兩間奈何不敬勿謂日月薄蝕星曜錯行為躔度交會之常德政失則譴見

三光勿謂旱乾水溢陽愆陰伏雖盛世所不免德政失則兆為災變勿謂已往之咎證可置而勿問譴告所加曷嘗虛其應勿謂晴景之協禱可卜於眷祐怠忽一萌或移為眚咎相古之人樂不忘憂已治若未治雖休弗敢休其在於今可弗深戒外焉強敵之憑陵內則百度之蠱壞涉大水罔知津涯寢積薪厝火其下是宜念辛螫之徵可不聞善言而拜欽哉莫見乎隱瞻咸咫尺莫顯乎微舉足千里無徇其名而汩其真無縟於文而薄

於誠蠖濩蜵蜎必如我將我享之不敢愆虋晦入息必如在廟在宮之不敢斁天命不已謹終如始天命不易罔俾失墜位曰天位保之以祇畏祿曰天祿守之以謙牧天官不可任非才以瘝厥職天爵不可牽私恩而厚親昵天民所當矜毋若楚汏之傷吾仁天倫所當睦盡念角弓之親九族禮曰天秩其謹察於內庭崇卑之式罪則天討其無忘於淮蜀虔劉之暴敢言之氣伸猶埃氛不能滓天德之清明蠹財之穽窒猶妖眚不能癘天

雇之民物國勢之弱可强當若威弧之射天狼國威之儥可植當如列星之拱天極於戲敬天有嗇應天以實一念感移桴鼓其疾胡不覩申公之說顧力行何如荀卿之言真積力久則入敬則日强學則日益方寸湛然與天為一天心克享天變乃息天步斯寧天休其格於萬斯年子孫千億小臣司文伸紙濡筆敢告丞弼所其無逸

偈

上後溪劉閣學以金銀字金剛經說偈

恭以某官先生繇大乘果伍應緣示現福慧具足慈威雙運與佛菩薩同一妙明就養五綿載逢初度壽開九袠神清氣和且内䌷夫人設帨紀祥甫後十日備福昌熾榮耀綾紳某幸以三生香火緣親蒙授記被檄劒外阻於稱觴大人以舊藏金銀字大士頌金剛經一軸命某為先生壽敢託此述成偈語一篇

少仲善頌

如來藏有大經卷無古無今無成壞卷之可納一毫端舒之彌綸於法界衆生與佛同受持謂有定法便虛假祇園食飽洗鉢坐何曾有意一場話空生強起鑿太虛立字安名為般若三十二相不可著況有卵胎并濕化要知人與法俱空何須到岸筏方舍雙林大士更周遮來對蕭翁閑拍報至今唱頌四十九同此經傳四天下稽首後溪老尊宿第一義諦最深解以宿誓願悲濟心

具堅固力清淨戒父子孫曽一道場良猕精粗大爐冶綵衣堂上春融融後先十日酧壽斝耆齡天為開九裦後學心知宗大雅吾親千里意勤劬授我軸書字端楷金銀絢爛滿雲藍是不誑語真語者鬼神祕護知幾年持以壽翁翁勿詑願翁覺性日圓明願翁眉壽備純嘏如金剛體不可壞以大方便福朝野亦願吾親壽似翁歲歲持觴拜堂下

鴈湖先生揆初在旦㫷以家藏唐畫熾盛光如

來像一軸祝先生壽稽首説偈云

十方世界香水海如微塵數無邊億諸佛各以本誓願

遍坐道場作饒益稽首兩足熾盛光具有廣大神通力

剛風其上羅諸天日月星宿與梵釋手持宮殿充妙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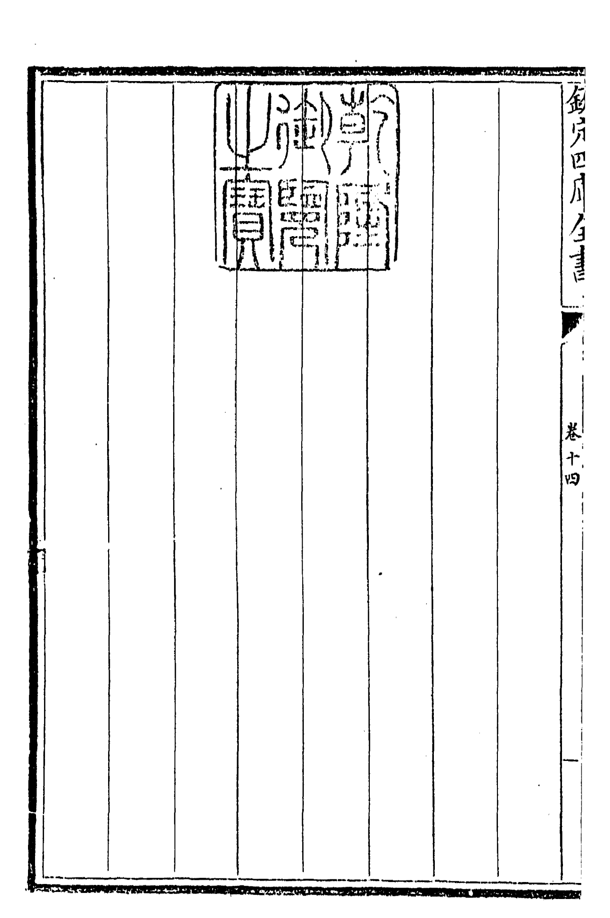
雨香花雲作嚴飾慈悲爲車衆寶聚載以萬行波羅蜜

周遊三界一彈指善行何曾有轍迹我曽禮足持祕呪

寶繪偶得唐人筆素縑一幅幾斷爛丹青慘澹古顔色

巍巍趺坐寶蓮臺冠佩環趨星拱極未論盡手入何品

成壞難以有相詰龍天守護敢不戒一會靈山儼如昔
恭惟鴈湖老尊宿佛地位人人不識偶年與世作依怙
意倦還歸弄泉石願持畫本祝修齡往與淨名分半席
刀兵之刼遍大地三界同聚一火宅要須開士運悲心
立大津梁拯羣溺豈同小乘專利己塊守空山縛禪寂
金輪慈光耀今古願與我公占壽籍向來摩頂經授記
堅拂許令親入室夜深急雪欲齊腰少室巖前好消息


乾隆御覽之寶